

1302

集美風物誌



9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第4辑

集美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目 录

陈嘉庚先生的最后岁月·····	陈乃昌 (1)
陈嘉庚接见族亲学子的情况断忆·····	陈振群 (5)
陈六使传略·····	(9)
林推迁与中华维新小学·····	陈振群 (20)
陈永和情系乡国热心教育·····	浔江浪 (22)
集美中学万人共仰千秋·····	陈瑞仁 (33)
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史略·····	朱秀三 (43)
东孚中学创办记·····	苏钦一 郑高菽 (52)
乐安小学史略·····	王小林 (56)
凤林小学简史·····	王一峰 王小林 (62)
新加坡首位民选总统王鼎昌·····	陈振群 (65)
抗战前到过集美的国内外闻人·····	陈真情 (69)
厦门第一家利用外资创办的企业	
——厦门星集有限公司史略·····	王小林 (72)
集厦电船公司梗概·····	陈振群 (77)
民建集美区基层组织成立经过·····	吴丽冰 (80)
致公党集美基层组织的建立发展·····	陈桂德 闻始伟 (84)

九三学社集美基层组织的建立发展·····	陈剑南 (87)
台盟集美基层组织成立概况·····	卢季珍 闻始伟 (91)
“真隐”石刻索隐·····	方文图 (94)
慈济宫旁“心”字石·····	韩 林 (97)
汤岸温泉·····	陈 伟 (100)
“吃冬瓜”	
——集美、后溪等地的“闹洞房”习俗·····	陈振群 (102)
新加坡博物院长到我区寻根·····	史 讯 (106)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

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地 址：厦门市集美镇银江路116号大院

电 话：6068945

陈嘉庚先生的最后岁月

●陈乃昌

嘉庚校主1961年8月12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1874～1961）。

1958年元月间，校主突染重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发现右眉上端的癌症。1959年转到北京治疗，先住崇文门马四厂，旋即移居后圆恩寺，由日坛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负责放射治疗，两年后病情激化在肿瘤医院病房逝世。

在后圆恩寺养疗的两年间，他坚毅地对严重的癌症斗争，强忍病痛，从不呻吟一声，直至右眼失明，犹神态自若。有次，我关切地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校主，你痛么？”这才引起校主的一声长吁：“唉，怎么会不痛啊！”旋即沉默不语。

在养疗治疗期间，他关心时事如故，每天早午间要让叶祖彬读报一小时。叶是同安籍人，赋性勤恳，校主养疗期间，调来照顾生活。另调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为秘书，随侍左右。有时我在座，也代读一段新闻，并作些背景材料的补充。校主是以一贯十分认真的态度，屏息静气地听着，我却觉得一阵阵内心的酸痛。他每天早晨必作床上运动，不受病痛的影响。叶祖彬住于邻室，是为便于呼唤。叶对我说，每

晨间听到校主的卧床吱吱作响，就是在作床上运动，约莫半点钟。校主说，床上运动最是有益健康，他从六十岁起，日日不断，可惜迟了些年。他还谈到太极拳是我国祖传的体育瑰宝，年轻时没注意学拳，颇表惋惜之情。他问我“会不会”？我说，粗而不精，学以健身，有简易式和复式两种。校主要我试试让他看看。这个前厅会客室很宽敞，我从命打了简易式的一套。他又问复式的是怎样？我又练了复式的，校主说：“复式的好”。我领会校主的意思，无论读报或练拳，亦可藉以解忧，忘了病痛。

选择后园恩寺这座院子，作为校主的养病之所，是中央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安排的。这里环境幽静，房舍明亮，不华不俗，校主一进门便有身心舒适之感。他重症在身，旷达乐观，殊有“自知之明”。他的身后事包括在集美鳌头宫造的“生坟”，是他亲自主持设计雕刻的，已经完工（现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旅游景点）。尤为重要的是他毕生精力、财力倾注的兴学育才的集美学校，先后被日寇和台湾当局大肆轰炸，炮击受到很大破坏。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与支持下，加之他自己的辛勤筹划，经营，已经旧貌换新颜，更加宏伟、壮丽了。他屡次说：“再没有什么放不下心了。”

陈嘉庚校主宛若雪山上的青松翠柏，在养疗期间，“减毅”（八十年前他亲自订立的集美学校校训）精神不减往昔。谈吐依然是凭“良心与人格”始终不渝。他嫉恶如仇，痛恨贪污受贿、推、拖、哄骗的官僚。他一再忠告“台湾要回归，回归一统，亿万群众同心同德，天下莫敌，若孤悬一海岛，则易受强邦吞没。应毋忘日本侵占之国耻”。他谈

当前形势喜人，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谈往事，令校主津津乐道的是1940年南侨回国慰劳团的重庆、延安之行。嘉庚校主十分崇敬周总理，称他为“开国宰相”，每每提起，总要付之一声赞叹。当总理访问缅甸时，为突出中缅人民友谊，深入缅甸各地参观。嘉庚校主忧心忡忡说：“我知道那些地方不安静啊！哎，何必到那种地方去？”每天提早读报，又听广播，显得焦灼，直到总理回国了才安心下来。又一次，总理突于夜间来访，专诚问候起居之意，遂又匆匆离去。校主对此感动至深。总理走后，他在会客室默坐良久，不进卧室，然后沉重地一句一句的说：“开国宰相日理万机，只顾别人，不顾自己，还来看望我这衰残无用的老人啊！”

1961年6月下旬，嘉庚校主的病情突趋恶化。周总理6月23日前来探望，校主双目紧闭，不能说话，也失去了知觉。周总理在前厅会客室即时邀集吴桓兴院长等中西医务人员以及亲属亲友谈话，郑重嘱咐：“竭尽全力抢救”，还说，“司徒美堂先生是长寿的，犹未寿臻九秩（1868~1955）”。殷切希望“对嘉庚先生的病情，查明病因，对症抢救，恢复健康”。这言外之意显明是指望嘉庚先生能达到九十以上的长寿。周总理谈后，离座步出大门，我随送直至座车旁，总理稍稍留步，意识到我要说什么。我当即汇报说：“前天傍晚时分，嘉庚校主突然闭下眼睛，我和叶祖彬恰巧侍立床右，我心中一怔，立即俯视并轻轻抚摸他的眼睑说：‘校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么？’他以长吁的口吻答道：‘有呀！’”

（这是闽南话，校主平生都是说的闽南话），但我没有紧接着问下去，心想，翌晨校主精神好些，我再来听他说话吧，不料当晚校主就不能说话了。真是万分憾事！但愿尽早抢救

康复过来。”总理静静地听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顿然一亮，重重地直盯视我一下，伸手让我握别，登车而去。总理的盯视，校主“有呀”的声音，一直深深铭刻在我心上，令我自责不已，引憾终身的教训呀。

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嘉庚校主的抢救治疗无效，在北京肿瘤医院逝世。在逝世前的一刹那，校主忽然睁开眼睛向侍立左右的眷属亲友和医务人员缓缓巡视一周，便瞑目长眠。

1993年3月5日于北京



陈嘉庚接见族亲学子的 情况断忆

●陈振群

1950年1月上旬，在集美初级中学和在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读书总共约30名的陈嘉庚族亲学子（当时集美高级中学没有陈嘉庚族亲学子），抱着热切希望的心情与试试看的心里，推举陈耿超为代表，请陈嘉庚他老人家安排时间给大家讲讲话。77高龄的陈嘉庚先生当时正忙于准备最后一次出洋去新加坡，处理未了的公私事务。听说这群“小孩子”的要求，他老人家一点也没有推辞，欣然答应于1月15日星期一下午两点拨冗与大家见面，谈谈国事，聊聊家常；地点定在“祖厝埕”（陈姓大宗祠尊亲堂前面的空地）。

这群族亲学子确实可以称为“小孩子”。他们多数人年纪只有15~17岁，最大的也只是20岁出头。不仅年纪小，辈份也低。陈嘉庚辈份是比较高的，那些“小孩子”有的要称呼他“叔公祖祖”，有的要称呼他“叔公祖”，有的要称呼他“叔公”。个别辈份较高的也还得称呼他“伯”。但是，对于这群“小孩子”，陈嘉庚丝毫也没有摆架子。1月15日下午两点钟，他步行准时到达会场。几个警卫人员站在距离

他几十步远的地方，据说因为老人家特别强调，这是和族亲子弟谈话，都是自己人。

会场没有挂会标，没有贴标语，没有摆花盆，总之没有任何不实用的布置，只在尊亲堂大门口的台阶上放一只方凳，一张学生课桌（这是从对面的集美民众夜校搬来的）。桌上也没有盖桌巾，没有放花瓶，只放两样实用的东西——一个3磅的热水瓶，一只容量250毫升的口杯。台阶下面的左侧放一张课桌和一只方凳，作为纪录席。笔者被推举担任记录。

与会者都提前来到会场，人人都有凳子坐。主持人陈耿超首先讲话。他说：“校主在百忙中拨出时间来和我们见面，准备对我们讲讲话，希望大家注意听。现在就请校主讲话。”与会者都静静坐着，没有“热烈鼓掌欢迎”那一套。主持人陈耿超也没有说要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或许是他觉得任你怎样热烈鼓掌也表达不出这些族亲学子激动的心情，倒不如“此时无声胜有声”。

早就坐在“台”上的陈嘉庚先生站起来准备讲话。陈耿超请他坐下来讲，他点点头，仍然站着。这次讲话与众不同，没有题目，内容也不分一二三，和聊家常并无两样。但是，讲话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虽然他讲的满口是地地道道的集美话，然而说他客居新加坡几十年说话完全不受任何影响，那也不客观。他口音不变，用词多少有点受影响。在他的话中会带有个别英语单词的音译，例如“巴仙”（即“百分几”。如“三十巴仙”即指百分之三十），当时几乎人人都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开始讲话的大意是：

我出洋，几十年没有返来，才没有机会和社里族亲讲话。今天你们叫我来讲，我想，今天就先将我这次返来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所见所闻讲一些给你们听。

去年6月初，我搭船返来天津，过一夜就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宋庆龄、李济深、董必武……许多中央要人都见过面。大家商量新政协怎么开。

陈嘉庚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过程。紧接着，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声音高昂，讲话中不时笑容满面。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在介绍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之后，陈嘉庚先生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谈了“一面倒”的意义。他说为什么要“一面倒”？现时世界有两派：一派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侵略，要战争，想损人利己；一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要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人民政府必须选择这一派，平等同行，结为友邦，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想，这和孙中山先生遗嘱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说法含义是相同的。

他接着说：有人误解，说“一面倒”，倒向苏联这面，岂不是屈辱依附苏联，失去独立尊严？我看，五星国旗决定的经过，足以证明不是那回事。政协筹备会分组讨论各项大事，讨论国旗国歌的一组10余人，为慎重起见，又选常务委员6人参加，我也在内。国旗征求全国美术家投稿，共收到4000余份，其中有铁锤镰刀的占90巴仙。组员共同选择30份，其中铁锤镰刀式的当然不少，征求毛主席意见，他选定五星旗。这证明我国政府的独立尊严。

再讲一项，是毛主席下令灾区县长，不许饿死一人。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有哪个朝代、哪个帝王、哪个政府会说这句话呢？这虽然是简单一句话，却表现了人民政府爱民如子。去年7月，先是台风，继是水灾，华北、华中、华东，每省灾区多者10余县，少者数县。毛主席下令动员非灾区民众设法救助，还责成灾区县长，不可饿死一人。这句话，使我很受感动。

再讲一项，是扫除文盲。中国文盲的人数占总人口80至85“巴仙”。国家要振兴，教育须先行。今后人民政府会一方面努力扫除文盲，一方面设法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东北、华北扫除文盲的成绩很大，文盲读10个月书，可认识八百字，会看报纸。你们很幸福，有机会读书。初中生、高中生，旧时叫做秀才、举人（说到这里，老人家哈哈笑）。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批人才，你们生得逢时，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担负建国重任。你们也要利用假期参加扫除文盲工作，尽新时代学生的一份义务。

今天我看就先讲这些，以后有机会再来讲。

据了解，陈嘉庚先生接见全体族亲学子，只有这一次。

（本文发表之前，为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八十周年，应《集美校友》社长任镜波之请求，先供《集美校友》93年第5期刊载）

陈六使传略



家世与事业

陈六使，原籍我区集美镇，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八（公历六月七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以务农及捕鱼为业，生有文倚、文寝、文确、科斗、文知、六使和文章七个儿子。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使5岁时，父母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而先后病逝。兄弟七人在兄长的带领和抚养下过着艰辛的生活。六使幼年时在陈嘉庚创办的集养学校念过书。后来文确和科斗兄弟在亲友帮助下出洋谋生。

民国五年（1916），陈六使在兄长的资助下也到了马来亚，先在陈嘉庚谦益橡胶公司属下的一个橡胶园工作。由于陈六使在集美学校念过书，有些文化知识，且年轻干练，工作认真负责，半年后，得到陈嘉庚的赏识，改派他到新加坡的一间橡胶厂工作，并逐步担任了一方面的领导职务。

陈六使在谦益公司工作了9年。这9年既是 he 熟悉华人社会和工商业，学习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时期，也是他的工作才能得到锻炼和初步发挥，与广大工商界进行联系，

积累了一定知识和经验的时期，为他后来自己创办经营企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十二年（1923），陈六使兄弟合资自创了一家联和橡胶公司，请人任经理，但不到一年，即亏损大半，后派七弟文章主持。不久，陈六使辞去陈嘉庚公司职务，参加联和公司的经营。

翌年，陈六使和兄文确又合资自创了一家橡胶公司，为了表示感谢陈嘉庚对他的培养，把公司命名为益和，由陈六使任总经理。益和公司创办初期，曾碰到不少困难。

民国十八年（1929）又受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不很顺利。但由于他精明干练，充分利用了他过去所取得的经验和与中外工商业界的联系，使公司业务逐步取得了发展。20年代中后期，益和公司已被列为著名的新、马橡胶企业之一了。

民国二十七年（1938），陈六使又把公司业务扩展至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越南等地。日寇侵占东南亚以后，公司业务一度停顿，遭到不少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六使即着手恢复公司企业。随着新加坡、马来亚及世界各地经济的复苏和建设的发展，陈六使的益和橡胶公司和李光前的南益橡胶公司成为当地“执新、马胶业牛耳的两家最大橡胶企业”。在此期间，陈六使先后创办或合资经营的主要企业有协和橡胶有限公司、亚洲联合企业公司、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石水泥有限公司、马来亚纸制品厂、合众纸厂、陈永义私人有限公司等。他先后担任上述一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的则由其子管理经营。此外，陈六使在金融业中也有一定的资本和地位，

曾任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港澳集友银行董事会主席等，成了东南亚地区著名的华人企业家。

社团文教活动

陈六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华人企业家，而且也是一位热爱中华文化及教育事业，积极参加新加坡华人社团活动的领袖。30年代，在陈嘉庚的思想言行影响下，他积极支持陈嘉庚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及当地社团和文教事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嘉庚企业经营遭到困难，向友好劝募集美学校经费，陈文确兄弟每月捐助五百元（当时中国币）。

民国二十五年（1936），陈嘉庚为厦门大学集资十六万元，买四百亩橡胶园，以其收益作为厦门大学基金，其中陈六使捐助五万元。“七七”抗战爆发后，厦门集美等地遭受日寇轰炸，民国二十八年（1939）陈嘉庚发动南洋集美学校校友，募捐二百万元作为集美学校基金。校友陈六使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券一百万元捐助，其利息每年六十一万元作集美学校基金。这些行动表现他热心支助陈嘉庚兴办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中华商会、福建会馆、同安会馆等社团活动，对各社团兴办的文教慈善福利事业作过不少捐助。如在陈嘉庚倡议下，中华总商会筹建中华大会堂及图书馆，需费廿多万元，陈六使（商会委员之一）认捐了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的抗日战争，积极响应和支持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各项抗日捐款的救国活动及当地民

防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37），陈六使担任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之职，民国三十年（1941），又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他和正会长及其他委员一道，齐心协力，为促进华商、华教及各种公益事业，维护华商的正当权益，及进行抗日救国捐献活动而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民国三十一年（1942）1月，鉴于日寇侵略东南亚在即，陈嘉庚和陈六使商谈了应变事宜。1月16日，陈嘉庚又致函陈六使，谈及战事甚危险，嘱他将款汇存中国。待“抗战胜利后，再招多少，可在福建省或在厦门，开一福建兴业银行，然后由此银行发起招股，创办轮船公司、保险公司、或闽南铁路、安溪铁矿及石灰厂与其他有关民生事业。不但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南洋闽侨，方有投资中国之机会，吾侨有志裨益乡土，舍是莫可为功。”陈六使接受了陈嘉庚这个建议，先后两次共汇回中国七百万元，并且交代：“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立即开展恢复中华总商会的活动。而且鉴于日寇南侵后，侨汇业中断，使福建不少侨属无法得到生活上的接济，因此，战后初期，他积极协助恢复侨汇业工作，使海外华人与祖国乡人亲戚重新取得联系。民国三十七年（1948），他再次当选为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战后，陈六使始终积极支持陈嘉庚所进行的建设家乡的活动。他是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的积极赞助人之一。

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陈嘉庚应中国的邀请，返回中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当时，担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主持召开了欢送陈嘉庚回国大会，并致了热烈的欢送词。

陈六使在祝词中高度赞扬了陈嘉庚一生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后说：“今日吾侨之欢送会，当有重大之希望。尤其希望陈嘉庚先生能在政治安定下，对吾福建之工业应如何建设，矿产应如何开采，道路应如何修筑，商业应如何发展，计划一切，作一领导者，指示吾侨。使吾侨竭尽全力以追随陈先生左右，众志成城，以冀实现陈先生之计划。”

争取公民权利

1950年，他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由于战后英国殖民者妄图重占新加坡和马来亚作为它的殖民地，剥夺当地人民及广大华人的公民权利，因此，他任会长后，首先率领和团结广大华人社团及其领袖开展争取华人公民合法权利的斗争。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发动一次示威游行，指责英国殖民主义剥削新、马人民，在日寇侵占时，不保护而逃之夭夭，致使当地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并提出当地人民应拥有公民权的正当主张。同时他还具函英国当局，为当地华裔争取永远公民权利。

1953年，他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当地制宪委员会主席英殖民当局代表林爵士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在谈判中，他始终坚持立场，表达和代表广大华人的愿望。

经过种种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成就，常为广大华社所乐道。

1950年，陈六使会同李光前的南益橡胶公司等组织了马